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紕以為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社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

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默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
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
其說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
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
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它如五勢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
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
者要旨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為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
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
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
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
日必欲舉王制而并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
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
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
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

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恃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強名於列國仲恃因齊之故而修業早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礅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躐於仲也余愚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呂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萬歷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卷之八

八

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
主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
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
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
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
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
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為我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
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
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
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
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
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

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為管仲城設以為之乘邑春秋書之襄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為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績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襍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或作資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之注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為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為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為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為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襍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為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眾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立政第四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第三卷

幼官第八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形勢第二

乘馬第五

版法第七

幼官圖第九

樞言第十二

法禁第十四

兵法第十七

權修第三

五輔第十

重令第十五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制分第二十九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君臣上第三十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修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八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法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亡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

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為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欣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公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

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支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閒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隨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隨唐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為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麗襍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為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意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